

2011年《百年华人女性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之后的邮件讨论

王政

日期：2011年12月26日，周一，下午4:27

XX:

抱歉又把回复拖延了几日。除了因为我的日程紧张，也因为希望尽可能听到多方反馈后再答复你。

你的批评包涵了比较复杂的内容，我觉得即使我思考多日，回复还是很可能让你觉得我是在对会议的不足进行辩护，因为我是这个会议的主要策划者。读到你的信时，我确实有点惊讶，因为你提到的不少缺失，正是我们策划时想通过这个会议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对主流媒体提出，也是对女权主义群体，更是对“女性文学”或“文化”的研究者提出的，不知为何你参加了这个会议却没有看到这些设计。当我不加任何评论立即将你的信转发所有会议组织者时，我得到的第一个反馈也表达了与我相同的惊讶，说你提的一些问题正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提出的。所以我问你参加了哪些专题，并同时反思我在操作实施会议策划理念中的不足。显然你的感受说明我们的会议没有让所有参会者明白我们想要突出的议题。

上面这段话是表明，我和你对这个学科领域的问题的批评有许多共识，开这个会正是我们希望当前尤其是“女性文学”研究和传媒中缺乏批判意识和有效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吕频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理解：

我认为会议的目的还是从研究促进共识和运动，因此需要发展一种历史性的、结构性的批判视域，视觉再现研究，究竟是一种女权主义的政治关怀的入手，要从历史到现在到未来，找脉络，找动力和思想资源

我很欣慰她对我们的宗旨有这样的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在会议的组织过程中发现要实现这样的目的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想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多少人在思考和研究，我们收到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在过去30年的主流话语框架中，能够跳出主流框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历史性的梳理的研究极少。换言之，在征集论文的过程中我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弊病，当代女性学者也是当代中国学界的一部分，即使在从事“女性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也远远不都是具有清醒的女权主义批判立场和批判性理论框架的。符合主流，人云亦云，抄袭照搬所谓专家权威论点的所谓“女性研究”是多数。在过去30年建构的主流话语中写作的具体表现包括：对“阶级”分析概念的遮蔽，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权贵官僚结合的无视，对底层妇女现状的漠视，聚焦所谓“女性特质”，继续用“女性的男性化”作为批判框架来遮蔽社会主义时期文化生产的复杂性，继续用后毛时期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否定作为真理论述而不是去剖析解构后毛时期精英话语建构的社会经济政治过程，青年学者被过去30年的所谓学术所遮蔽，对30年前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表现出惊人的无知，等等。其实质是对过去30年成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认同与合谋，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彻底否定后价值观上混乱和迷茫的折射。包围在混乱的当代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学者很少表现出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文化霸权的警觉，更鲜有从百年世界历史复杂进程的角度来透视今日中国的问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开一个提出挑战批判性话题的研讨会，却缺乏这样的学术。怎么办？我们从几个方面设计来试图突破上述局限。一，设计圆桌突显我们想提出的问题（圆桌是我们专门组织的）；二，放映揭示当今阶级和性别/性议题勾连的纪录片来突显中国今日的阶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三，办挑战性的展览来逼迫学界、传媒界、艺术界的精英们直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血腥。四，专题组的搭建无法不用观念混乱的论文（那样的话这个会就只能有寥寥无几的专题了，便会成为少数有批判意识的学者的互相鼓励了），我们尽量把不同观点的论文搭配，然后尽量邀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做评论人，把问题指出来，或引起讨论。专题组的构成情况是不平衡的。很遗憾你没有去听专题8。那组有几篇对当代政治文化有清醒的批判意识的论文，可以说是学术质量较高的一组。你参加了专题10，那你是应该对曹晋相当到位且尖锐的评论有所记忆的，她的评论和专题17都明确提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评，而不是在重复你说的“两个凡是”。我很遗憾未能参加吕频

评论的专题19。我请吕频评论也是为了让她对网络这个最新的媒体的研究发出女权主义的批判声音，我想她那个专题也不会是在简单地重复“两个凡是”吧。（顺便提及，如果你仔细看我们的会议议程，你会注意到，这个会议主要不是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而是对视觉材料的解读，包括影视，报刊，艺术，和网络。除了专题4是针对文学作家的，其他所有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都被拒绝了。）

我们的设计和实施之间是有距离的。背后的情况很复杂。比如，我在广州和艾晓明老师正具体商量如何把田玉的鞋的展览策划好，如何由她出场来引起关注时，接到复旦合作者来电，告知国安已经造访，调查王政与艾晓明的关系，因为头天晚上我们共同出现在广州的学而优书店，并明确警告艾不能参会，并把我们的100多个与会者名单逐个审查一遍。艾老师的缺席使我的揭示中国女工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的设计大受挫折。这是面对国安的我的受挫，此外因为参与者理念的不同，我的想法无法实现的也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我要对你对会议海报的评论谈一点个人看法。这个海报发到所有会议组织者手中，当时就听到两种反馈，一种很喜欢，一种很反对。喜欢的是这个海报有历史感，容纳了百年历史上诸多的典型形像。反对的说，这个海报没有现代女性形像。针对这个批评，陈雁老师当即反驳说，画面上的弯腰耕耘的农村妇女不是现代女性吗？我想你说的“华人女性停留在49年之前”以及“东方主义色彩”的批评应该是和那个说海报没有现代女性形像的解读是相同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海报。把一个农村妇女做鞋的形像作为画面中的中心人物是我对刘虹的建议。我特别喜欢她的这幅农妇做鞋的画，因为它表现了并赞美了中国几千年女人的经典劳作。在我的眼中，彩蝶围绕着一个做鞋的农妇是对她的赞美。男性的主流话语，甚至包括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话语都没有去赞美妇女在家内从事的生产劳动，而在市场经济渗透中国社会每一寸土地之前，妇女一直在做鞋做衣服。这个做鞋的女人对我来说完全不是49年前的妇女形像，因为我在70年代还纳鞋底绞鞋样为我妈做了双布鞋。我可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毛泽东时期的受过教育的妇女。我选用这个农村妇女除了有批评社会主义妇女解

放话语没有彰显妇女在“女人”领域的劳动贡献的含义，还有挑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建构起来的所谓的“现代女性”的霸权视觉再现。今天的“现代女性”的视觉再现清一色是城市精英，与当代的“现代化”话语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密不可分。农村妇女完全被主流视觉再现排斥，她们成了“愚昧落后”的代词。我想你和其他批评者对海报上的农村妇女形像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认为是“东方主义”色彩，恐怕与这个主流话语背景的建构是有关系的。我就是希望突显农村妇女的形像来提醒城市知识精英们，今天的中国的大部分妇女依然在农村以体力进行劳作，她们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她们被“现代化”话语边缘化和贬斥，这种现象正是我们需要批判的，而不是去认同主流话语，把这样正面的农村妇女的视觉再现看作是东方主义的表现中国的“落后”，或“前现代”“未发展”时期。

当然，艺术作品的解读不是由任何人可以规定的。我仅仅是向你说明我为什么主张在海报中突显农村妇女形像。当然，如果有当代艺术家创作出不同主流合谋的其她当代妇女形像，我也会很高兴地采用。只是我没有看见。你在广州看到过我展示的《中国妇女》杂志封面60年。以我的立场，我决不会选择其中任何表现城市精英或性感女郎的形像出现在这个会议海报上。而我展示我的杂志封面研究的多年经历告诉我，我的听众中许多人是很认同那些城市精英和性感女郎形像的，认为那才体现了中国妇女的“发展进步”。我别无选择只好让我的听众们难受了。

信已写得很长，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我实在没有时间了。只好打住。后天返美，行前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不当之处请指正。

王政